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文学小丛书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4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 1082 字數 16,000 開本 787×1092 精 $\frac{1}{50}$ 印張 $\frac{21}{25}$ 插頁 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10001—135000册

定價 (2) 0.09 元

前言

方志敏同志(1899—1935)，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江西东北部红色区域和红军第十军的创造者。1934年他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赣东与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7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可爱的中国》，是他牺牲前在国民党的牢狱里写的。全书洋溢着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感情，控诉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中国的重重压迫、人民所身受的深重的灾难和屈辱，指出了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他拿亲爱的母亲来譬喻我们的可爱的祖国，从对祖国和人民所遭遇的深切的灾难的认识，产生了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

他蔑视凶残横暴的敌人，坚决相信祖国的未来是：“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

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并且坚信“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艰苦的斗争,革命先烈方志敏同志所期望的“这么光荣的一天”已成为今天的现实了!读了这本书将给我们以极其生动的和深刻的教育,它鼓舞着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奋勇前进,将祖国建设得更美更好,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迈进!

編 者

目 次

清貧.....	1
可愛的中國.....	4
遺信.....	34

清 貧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来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①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

^① 指国民党反动派方面。

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枝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銅板都沒有搜出。他們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錢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們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綫，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擲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釘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錢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銅板都沒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財，是想錯了。”我微笑淡淡地說。

“你騙誰！象你当大官的人会沒有錢！”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沒有錢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門的，騙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說，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褲襠过細的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們要相信我的話，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們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錢，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銅板也沒有，我們革命不是为着发財啦！”我再向他們解释。

等他們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們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綫，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轉过来来搶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說定表和笔卖出錢来平分，才算无話。他們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說：“走吧！”

是不是还要問問我家里有沒有一些財產？請等一下，讓我想一想，啊，記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褲，与几双縫上底的綫袜，已交給我的妻放在深山塢里保藏着——怕国軍^①进攻时，被人搶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但我說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們齿冷三天？！

清貧，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够战胜許多困难的地方！

1935年5月26日写于囚室。

① 指国民党的反动軍隊。

可爱的中国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

在会场中，我们几百个小学生，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①耻的侵略，另一方面更痛恨曹、章^①等卖国贼的狗肺狼心！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师们（年老的教师们，对于爱国运动，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也和学生一样，十分激愤。宣布开会之后，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

① 曹、章，即曹汝霖、章宗祥；一九一九年时北京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僚。

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涨大得象要爆炸的样子，满头的汗珠子，满嘴唇的白沫，拳头在讲桌上捶得碰碰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那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睜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红红的象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朋友，确实的，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有一个日本强盗或是曹、章等卖国贼的那一个站在我们的面前，那怕不会被我们一下打成肉饼！会中，通过抵制日货，先要将各人身边的日货销毁去，再进行检查商店的日货，并出发对民众講演，唤起他们来爱国。会散之后，各寝室内扯抽屉声，開箱籠声，响得很热闹，大家都在急忙忙地清查日货呢。

“这是日货，打了去！”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扔在塔石上，立即打碎了，淡红色的牙粉，飞洒满地。

“这也是日货，踩了去！”一只日货的洋磁脸盆，被一个学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几脚踩凹下去，磁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一脚踢出，磁盆就象含冤无诉地滚到墙角里去了。

“你們大家看看，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貨吧？”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表現很不能舍去的样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見席头上印了“日本制造”四个字，立刻同声叫起来：

“你的眼睛瞎了，不認得字？你舍不得这床席子，想做亡国奴！？”不由分說，大家伸出手来一撕，那床东洋席，就被撕成碎条了。

我本是一个苦学生，从乡間跑到城市里来讀書，所带的鋪盖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錢来，买了日本牙刷，金鋼石牙粉，东洋脸盆，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我明知銷燬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錢再买，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顧惜地銷燬了。我并向同學們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从此以后，在我幼稚的脑筋中，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我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投考陸軍学校，以后一級一級的升上去，帶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島！我又想，在高小毕业后，就去从事实業，苦做苦积，那怕不会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

一齐拿出来，練海陆軍，去打东洋。讀西洋史，一心想做拿破仑；讀中国史，一心又想做岳武穆。这些混杂不清的思想，現在講出来，是会惹人笑痛肚皮！但在当时我却認為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愈想愈觉得津津有味，有时竟想到几夜失眠。

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純入迷。

朋友，你們知道嗎？我在高小毕业后，既未去投考陆軍学校，也未从事什么实业，我却到N城^①来讀書了。N城到底是省城，比县城大不相同。在N城，我看到了許多洋人，遇到了許多难堪的事情，我講一两件給你們听，可以嗎？

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轉，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当然我們并不是排外主义者，洋人之中，有不少有学問有道德的人，他們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賺錢，来享福，来散播精神的鸦片——传教的洋人，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他

① N城，指南昌。

們自認為文明人，認我們為野蠻人，他們是優種，我們却是劣種；他們昂頭闊步，帶着一種藐視中國人、不屑與中國人為伍的神氣，總引起我心里的憤憤不平。我常想：“中國人真是一個劣等民族嗎？真該受他們的藐視嗎？我不服的，決不服的。”

有一天，我在街上低頭走着，忽听得“站開！站開！”的喝道聲。我抬頭一望，就看到四個綠衣郵差，提着四個長方扁燈籠，燈籠上寫着：“郵政管理局長”幾個紅扁字，四人成雙行走，向前喝道；接着是四個徒手的綠衣郵差；接着是一頂綠衣大轎，四個綠衣轎夫抬着；轎的兩旁，各有兩個綠衣郵差扶住轎杠護着走；轎後又是四個綠衣郵差跟着。我再低頭向轎內一望，轎內危坐着一個碧眼黃髮高鼻子的洋人，口里銜着一枝大雪茄，臉上露出十足的傲慢自得的表情。“啊！好威風呀！”我不禁脫口說出這一句。郵政並不是什麼深奧巧妙的事情，難道一定要洋人才辦得好嗎？中國的郵政，為什麼要給外人管理去呢？

隨後，我到K埠^①讀書，情形更不同了。在K埠有了所謂租界上，我們簡直不能亂動一下，否則就要

① K埠，指九江。

遭打或捉。在中国的地方，建起外人的租界，服从外人的統治，这种現象不会有点使我难受嗎？

有时，我站在江边望望，就看見很多外国兵艦和輪船在长江內行駛和停泊，中国的內河，也容許外国兵艦和輪船自由行駛嗎？中国有兵艦和輪船在外国內河行駛嗎？如果沒有的話，外国人不是明白白欺負中国嗎？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們的欺負不成？！

就在我讀書的教会学校里，他們口口声声传那“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同是教員，又同是基督信徒，照理总應該平等待遇；但西人教員，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中国教員只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教国文的更可怜，簡直不如去討飯，他們只有廿余元一月的薪水。朋友，基督国里，就是如此平等法嗎？难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宠爱的驕子，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癩三？！

朋友，想想看，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問題，誰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負的青年！

朋友，我因无錢讀書，就漂流到吸尽中国血液的唧筒——上海来了。最使我难堪的，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讀的事情做做，那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緒，正在納悶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悶。一走到公园門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紅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讓他們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謂“文明国”的人們所应做出来的嗎？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嗎？还能生存下去嗎？我想至此也无心游园了，拔起脚就轉回自己的寓所了。

朋友，我后来听說因为許多爱国文学家著文的攻击，那块侮辱华人的牌子已經取去了。真的取去了沒有？还没有取去？朋友，我們要知道，無論这块牌子取去或沒有取去，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混蛋的洋

人，以畜生看待华人的观念，是至今没有改变的。

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静一静心！如果你喜欢向外跑，喜欢在“国中之国”的租界上去转转，那你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类的难堪的事情，你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包车夫和苦力的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殴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假若你再走到所谓“西牢”旁边听一听，你定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在包探捕头拳打脚踢毒刑毕用之下的同胞们一声声呼痛的哀音，这是他们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们的志士！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呵！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

朋友，我在上海混不出什么名堂，仍转回K省^①来了。

我搭上一只J国^②轮船。在上船之前，送行的朋友告诉我在J国轮船，确要小心谨慎，否则船上人

① K省，指江西。

② J国，指日本。